



6月6日,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。“芒”指的是禾本科有芒作物。“种”,一为种子的“种”,一为播种的“种”。《农历书》说:“斗指巳为芒种,此时可种有芒之谷,过此即失效,故名芒种也。”

“芒种”与“忙种”谐音,此时,正是农人忙碌的时节。青海因地处青藏高原,受到区域环境和气候的影响,物候和农事都和许多地方有着很大的区别。芒种时节,青海农民勤劳的身影是田间地头最美的风景……

今年,芒种节气紧随端午,为此,本期“江河源·节气之美”带您感受芒种节气之美的同时,领略河湟地区端午节民俗风情。

□陈劲松

布谷叫,麦子笑

布谷叫,麦子笑。此时的时令已经到了芒种。

在老家安徽,芒种节气算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了,要忙着抢收麦子,如果收割不及时,遇到一场雨,麻烦就大了。收割、打场(在麦场上,或用机械或用牲口把麦子通过碾压,以使其脱粒的工作)、扬场(在麦场上,借着风力将麦子、玉米和稻谷之类的粮食从泥沙和粮糠中分离出来)、晾晒,这些农活既要抓紧时间,又要看老天爷的脸色,如果遇到好天气,全家老小必须齐上阵,抓紧时间做这些活计。中午连家都不回,就在地里或麦场里随便吃点,抓紧时间继续干活。三十多年前在农村几乎见不到收割机之类的大型机械,即使偶尔见到一辆,又有几家人舍得花钱请机械收割呢。

三十年前的芒种时节,连我这样的孩子也必须拿上镰刀走进麦地,挥镰收割。天还未亮,就被父母叫起来,手里拿着一把镰刀,揉着惺忪的睡眼,跟在大人身后往麦地走去。铁青色的天空上还闪着几颗似乎在打着哈欠的星星,我也变得哈欠连天,即使在田野里,也可以倒头就睡。田野里飘着麦子成熟后的气息,我现在可以把成熟麦子的香气写成是香甜的,但小时候只觉得略有些呛人,丝毫不觉得好闻。

父母并不说话,到了自家田头上,弯腰开始收割起来,我和姐姐妹妹也跟父母身边开始收割。不多久,麦田里就拉开了

距离,父亲在最前面,母亲稍后一点,姐姐第三,连妹妹也超过了。父母偶尔回头看看,看到我时想说什么,终于什么也没有说,继续俯身收割。布谷鸟的鸣叫从各处远远近近地传来,叫声中有一丝催促人般的焦灼。天渐渐亮了起来,太阳越升越高,温度也越来越高。在大太阳底下割麦实在是件辛苦活,用不了多久就已经汗流浹背了,最讨厌的,莫过于麦芒的扎刺,一会身上就出现出了很多的小红疙瘩,胳膊上、腿上、肚子上,刺痒难忍。心里变得焦灼不安,像长满了带着刺的乱草一样。真想扔下手里的镰刀,到远处的树荫下歇一歇,可看看父母丝毫没有想休息的意思,只好继续干活,但显然速度更慢了。有个骑自行车驮着木箱子的孩子过来了,他的吆喝声也随之响起,是卖冰棍的。像是故意似的,他骑过去时,特意在我家的地头连上连了好几声。嗓子本来就已经开始冒火了,听到他的吆喝声更加让人觉得焦渴难耐。父母有时会停下来,把卖冰棍的孩子叫住,买上几根不过两分钱一根的冰棍。冰棍入口,暑气便消了很多,终于可以休息会了。但也不过三五分钟,又得开始干活了。父亲不只割麦子,还要用木板车把捆好的麦子拉到麦场里,一刻也不得闲。麦忙时节,真是疲累到了极点。

即使过了麦忙,还要在收割后的麦地里种玉米、花生、大豆、红薯等农作物,整个的芒种节气,就在一派繁忙中过去了。

□杨廷成

芒种

五月的风
踩着油菜花撑开的金轮
在炊烟升起的村庄里走街串巷

燕子的翅膀划过林梢
它们好像窃窃私语地
在谋划一场太阳雨的来临

金露梅、野蔷薇、铁线莲
这些生长于河湟谷地的草木
憋足了劲道展示它迷人的风貌

麦子拔节、青稞灌浆
满山遍野的洋芋地摇曳花铃
唱一曲这个季节的蓝色歌谣

长高鸟的叫声此起彼伏
所有生命在这雀啼的一瞬间
积蓄蓬勃的力量挺直了腰身

父亲走过田埂
他抚摸着风中舞蹈的麦穗
多像抚摸着年少时儿子的头顶

月色洒下一地碎银
唯有这不肯睡眠的蛙鼓
陶醉着庄稼汉子期待已久的梦境



芒种 朱锦明绘



芒种 史家星绘

链接

芒种

芒种是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节令的反映。当太阳到达黄经75°时为芒种节气。芒种在小满和夏至之间,是处在转折期的一个节气。长其夏至,短其冬至,在芒种期间,太阳将逐日靠近它在北半球运行轨迹的最北端,北半球白昼时间最长的日子也就要到了。

芒种时节气温显著升高、雨量充沛、空

气湿度大,适宜晚稻等谷类作物种植。农事耕种以芒种节气为界,过此之后种植成活率就越来越低。

芒种时节,我国华南东南季风雨带稳定,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时节;长江中下游地区先后进入梅雨季节,雨日多,雨量大,日照少,有时还伴有低温。青藏高原因海拔高、气温低,大多数地区芒种时节还没有真正进入

夏季。随着气温不断升高,此时也是青藏高原农业区作物茁壮生长的好时节。

在我国,芒种时节流传着很多传统习俗。如“送花神”,芒种时节,百花凋零,落英缤纷,因此有些地区有饯行花神的民俗活动,以表达对花神的依依惜别之情。芒种时节又常常逢着端午节,此时包粽子、赛龙舟、喝雄黄酒也是少不了的。

□尹得寿

河湟端午节

五月的河湟谷地,杨柳葱茏,鲜花铺满大地,人们在一片生机中迎来了端午节。河湟地区的端午节,从饮食文化到佩饰文化,从辟邪习俗到漫“少年”(“花儿”),都充满了浓郁的河湟地域风情。

“凉面拌上茶地上,韭盒儿烙上了满园香;凉粉堡上蛋煮上,甜醅儿拿上了浪会场”。这首“花儿”将河湟地区的端午饮食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端午节最重要的食品当属“韭盒子”。其制作方法挺有意思:将鸡蛋打烂搅匀放入锅里炒熟,再放入洗净切好的韭菜丁,放入调料,等韭菜炒出辛辣味时即可;再将准备好的面团擀开,一折,一边放入韭菜鸡蛋,另一边对折过来,顺边捏出花边;最后将包好的韭盒子放在锅里煎炸一番,面色变成金黄便熟了。母亲做的韭盒子,放的油很多,用手指一碰,就会有油脂流出,拿在手上,一个“盒子”没吃完,手指间早已被油涂抹了一层。因为平时很少吃,一到端午便如狼似虎地狂吃,最后连脸上嘴角都有油。那种幸福的感觉绵绵不绝……

河湟端午节,还有吃煮鸡蛋的习俗。将挑好的鸡蛋放入有水的锅中,加入食盐、茶叶慢煮,煮熟后放入凉水中冷却。端午节的鸡蛋有其独特的吃法:要用五色线缠在剥了壳的蛋白上,轻轻一拉,将鸡蛋从中分成两半,四瓣,蘸上醋或盐,再慢慢食用。关于这个习俗还有一个传说:相传上古时代,每临端午时,瘟神就会溜到人间传播疾病,残害苍生。有一个小女孩感染疾病,她的母亲只好到女娲娘娘庙烧香祈福,求女娲消灾降福、拯救万民。女娲得知此事后,便召喚瘟神来说:“你身为天神,不为民做善事,却作恶多端,残害人间。今后凡是我的嫡亲孩子,绝不准你伤害。”瘟神问道:“不知娘娘在人间有几个嫡亲孩子?”

女娲说:“我的孩儿很多。在端午这天,让我的嫡亲孩儿在衣襟前挂一只装鸡蛋的小袋子,凡是挂有蛋袋的孩子,都是我的嫡亲孩儿,你不许伤害他们。”第二年端午,瘟神又下界,只见每个孩子衣服上都挂着一个小小袋子,里面装着煮熟的鸡蛋。瘟神以为他们都是女娲的孩子,所以没敢害人。就这样,端午煮蛋避瘟的习俗逐渐流传开来。

故乡的端午还有一大美食——甜醅。酿甜醅需要一个“漫长”的过程:把小麦筛簸干净,放进锅里煮到麦粒浸润饱满时,盛放在桌子上,自然变冷后装进盆里,装的时候放一层麦粒撒一点酒曲,装完后将盆子放在炕上,用厚实的布单捂得严严实实,等它慢慢发酵。据说,甜醅在发酵时不许揭开布单看,一旦被人“偷看”了,甜醅就会变质。因此,母亲把酿甜醅的盆子放在炕上后,我也就乖乖地坐在盆子旁边,凑近耳朵听听里面的动静,一直等到流干了口水,消尽了心思,听不出什么声响时,甜醅也就酿好了。此时,还未见甜醅长什么样子,一股浓郁的青稞酒味早就在房里飘荡,沁人心脾;等打开盆上的布单,那一颗颗麦粒都堆着一张张小圆脸,“脸上”还冒着一缕缕酒气,被捂了许久的麦粒,黄灿灿的脸上带着水灵灵的笑容。尝一口,酸中带甜、甜里透酸,酒味十足。小孩们吃多了甜醅,满嘴酒味,脸上红扑扑的,惹人喜爱。

除了美食外,端午节还有佩戴“五色索线”和香包的习俗。

“五色索线”又名“素儿”,即用红、黄、青、白、黑五种颜色的丝线经过搓、捻后编织而成。据东汉应劭的《风俗通义》记载:“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,名长命缕……辟兵及鬼,令人不病瘟。”由此可知,端午佩戴五色素儿辟邪的风俗自古有之。

听父亲说,五色象征吉祥,将用五色线编织的“素儿”戴在身上,可以驱邪祛

病、强身健体。小时,每当端午节,母亲总会在我们的手腕、脚腕、脖颈上佩戴一些“素儿”,以避免“五毒”的伤害,佩戴后不能随意、私自拆下或弄丢,要等到农历六月初六,到河边洗脸时抛进河中,寓意让河水将疾病冲走,保佑孩子健康成长。

端午节还有一项习俗——戴香包。“香包”和“荷包”是一对孪生姐妹,是刺绣艺术里的两朵奇葩。因它们在用料、绣制方法上颇为相似,所以容易混淆。其实,它们有很细微的不同:荷包是古人装一些零碎用品的小口袋,后来逐渐发展为“信物”“定情物”,尤其在青年男女之间较为流行,而香包则是装些香香料,佩戴于身,早期只流行于富贵子弟之间,表现身份地位,后来为大众所接受,变为一种手工艺品,现名“香囊”。屈原在《离骚》所写“扈江离与辟芷兮,纫秋兰以为佩”。“秋兰”即香草,“以为佩”即佩戴香囊,表达自己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品质。另外,不同刺绣的内容和意义也不同。荷包上通常会绣一些莲花、荷花、喜鹊、鱼、鸳鸯等,要表达的是爱慕和喜悦,而荷包上通常会绣一些狮子、老虎、兔子、绣球、麒麟等,多用于辟邪和开运。端午时节,热恋或即将结婚的男孩到女孩家“行节礼”时,女孩家都会赠送鞋垫(因青海方言中“鞋”与“害”同音,鞋垫用于“避害”)和荷包(取“荷”与“合”“阖”同音之意,表示“喜结连理”“百年好合”“阖家欢乐”),以示女家同意。“五色的荷包手上拿,再绣上一对儿莲花,哥哥的模样我记下,进门的路儿你看啥”唱的就是女孩向自己心爱的男孩赠送荷包表达爱恋之意时的情景。

与荷包所表达的浪漫爱情不同,香包所表达的则是温暖的亲情。端午来临,奶奶、母亲总会张罗着绣香包。在我的记忆里,奶奶绣的香包很多也很好看,譬如奶奶用紫色的丝绒绣过一串葡萄,颗粒饱满,色泽艳丽,惟妙惟肖,象征着老人家的的美好心愿——“多子多福”“福寿康宁”,看到那枚香包,就会想起奶奶慈祥的面容、和蔼的笑意和暖暖的温情。母亲绣制的香包则多是些狮子、老虎、兔子、鹿,用橘黄色的丝绒做“狮皮”,再配以黑纹,前面绣一颗红色的缀以绿色彩带的绣球,据说佩戴在衣服上有辟邪之用。将“狮王香包”悬在半空,绣球会随风转动,和奔跑的狮子合成“狮舞绣球”的模样。还有绣一只梅花鹿香包,代表“禄”,寓意招财纳福,也有绣制“莲花”和“鱼”,代表“连年有余”,等等。端午时节,长辈们将自己对儿孙们的喜爱、关怀通过绣香包传递出来,将自己的美好愿望通过佩戴香包表达出来,这无疑也是香包流行的最大艺术特色,也是它珍贵之所在。

端午的香包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。同样,端午还有两大辟邪的习俗——插杨柳、喝雄黄酒。

五月初四时,人们就将砍摘来的杨

柳枝插在大门和房檐上。关于端午插杨柳的习俗,一说与防止火灾有关,另说与春秋时重耳、介子推有关。据说,齐国当时发生王储之争,重耳流亡国外,逃亡中因缺少食物差点饿死,介子推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煮给重耳吃。后来重耳回国称君,介子推不想为官,便背着老母亲跑到绵山过起了隐居生活。后重耳亲自来到绵山寻访,但介子推誓不出山。于是重耳便放火烧山以逼迫介子推出山。谁知大火烧了三天,竟将介子推和他母亲活活烧死。为了纪念介子推,人们在端午节时不动烟火吃寒食、插杨柳,表示挽留、留念之意。

喝雄黄酒也有辟邪辟毒之意。民谚说:“五月五,雄黄烧酒过端午。”届时,老人们把雄黄倒入酒中饮用,并把辛辣的雄黄酒涂在小孩子的耳、鼻、额头、手、脸颊等处,希望孩子避免受到毒虫侵扰、驱妖避邪,健康成长。小时候看《新白娘子传奇》中白素贞在端午节饮了许仙给的雄黄酒后,变为蛇形,吓死许仙的情节后,对雄黄酒很是惧怕,于是在以后的端午节,当爷爷给我们涂抹雄黄酒时,我们总是溜得远远的。其实,雄黄有杀虫的作用,涂抹雄黄酒以避毒虫,是有科学道理的。

与南方端午节赛龙舟不同,河湟地区一些地方(比如互助土族自治县林川乡)有端午前后赛“花儿”的活动。从农历四月开始,河湟各地都会举行“花儿演唱会”“花儿擂台赛”,来自四面八方“花儿”爱好者都会在此时高歌吟唱。“青海是祖国的好地方,互助是彩虹的故乡;有心的连手早遇上,我俩把花儿哈漫上”“杨柳插在个房檐上,索儿嘛戴在个手上;远方的人儿我赶上,双双把端午哈漫上。”端午“花儿”擂台赛就在这样的花儿声中拉开了帷幕。

擂台赛的高潮是“花儿”对答,一方“出题”,另一方“对答”,如果对答的一方从容应对、对答巧妙,那就是赢家,反之为输家。问者唱道:“五峰山上的风景好,什么花儿开下的最早?漫山的花儿长得好,什么花儿开下的最好?”应答者回道:“五峰山上的风景好,刺玫花儿开下的最早;漫山的花儿长得好,馒头花儿开下的最好。”也有人答道:“五峰山上的风景好,馒头花儿开下的最早;对面的哥哥心肠好,唱下的花儿嘛是最好”,这时刚才“出题”的人接着唱:“五峰山上的风景好,牵牛花儿开下的最早?场上的阿哥你想好,当我的连手哈声嘛要好。”这时全场的人们都会拍手叫好,让他们再来一个。会场间歌声、欢呼声、行酒令声,此起彼伏,不绝于耳。

“酒盅酒盅的酒不干,心里的花儿哈唱不完;今天的擂台心上没圆,来日的会场上我还要赞。”这是擂台赛的尾声。直到傍晚时分,擂台赛会结束,人们有说有笑,慢慢散去……

“酒盅酒盅的酒不干,心里的花儿哈唱不完;今天的擂台心上没圆,来日的会场上我还要赞。”这是擂台赛的尾声。直到傍晚时分,擂台赛会结束,人们有说有笑,慢慢散去……

“酒盅酒盅的酒不干,心里的花儿哈唱不完;今天的擂台心上没圆,来日的会场上我还要赞。”这是擂台赛的尾声。直到傍晚时分,擂台赛会结束,人们有说有笑,慢慢散去……

五月初四时,人们就将砍摘来的杨



江河源

□王玉兰

芒种

与妈妈已有好几个月没见过面了,几日前,妈妈打来电话,我们在电话里自是猛聊一阵。我们闲聊的话题永远离不开家家长里短,离不开姨妈家养的那些猫猫狗狗、猪娃鸡仔以及庄稼地。

听姨妈说,她家门口的那一亩地托付给本家的姐妹种了油菜籽,山上的地也让村里的亲戚种了麦子和菜籽。没有猪娃鸡仔,少了鸡叫狗跑的日子,姨妈却又特别不习惯。姨妈跟随姨夫去城里打工了,这是姨夫再三央求后,姨妈做的决定。

姨妈在电话里说,城里虽好,但依然感觉不如在家务农来得舒暢。我对姨妈说,是呀,我也再难看到你家地里风吹麦浪的样子了,至少这个壬寅年是看不到了。

若是往年,在夏季,姨妈活脱脱像极了一个陀螺,她手头有永远做不完的家务,干不完的农活。尤其临近芒种节气,给大豆、洋芋和菜籽地锄草,为即将抽穗的麦子施肥,就是姨妈的日常。姨妈与地里生长的大豆、麦子聊天说话,与家里的猫猫狗狗说话,一边自言自语,一边发出疑问,有时还会在庄稼地前久久站立,唉声叹气:“这一片麦子好像生虫了,那一片大豆怎么不景气啦。总之姨妈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她的土地。”

这个春天,因为疫情,心里

难免生出些许的无奈,然而,时间终究是无法挽留。牵着“小满”的衣襟,芒种节气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

芒种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,“时雨及芒种,四野皆插秧”,这个节气,天气也一天比一天炎热,地里的庄稼稻麦都到了最关键的成长期。“芒种”成了真正意义上的“忙种”了,大江南北的农人们即将在忙碌中收获喜悦,而在高原,在河湟谷地,丰收较之南方会晚两个月多,甚至更久一些。

古人云:“五月节,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。”姨妈说,今年早春的雨水少,气温也比往年低,估计今年的麦子抽穗要晚。麦子是否会在约定的时间抽穗,是姨妈和众多依然守着土地的庄稼人关心的大事,尽管今年姨妈并没有种什么。姨妈和许多像她一样的庄稼人,世代代与土地就是那样亲密。

五月即将过去,五月的心思也许会在六月成熟,也许更晚,这都没有关系,至少入夏以来,阳光甚好,无论大地回馈给我们什么,我们依然要面对诸多的未知,依然要选择快乐和坚持,不是吗?

当风中弥漫新麦的清香时,老去时光,斑驳的流年,都会似水流过。风吹麦浪,昔日农家繁重、紧张、忙碌的景象,已逐渐淡出了我的视野,化作模糊的记忆……



端午节的香包

刘鹏 摄